

家住五楼，而我已经老了，总有一天爬不上五楼。那一天正一天天步步惊心地朝我走来，鼓掌欢迎也好扭头不理也好，反正都要走来，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我开始考虑对策，也不光是我，比我小不少的同一单元的别人也在考虑。结论理所当然：装电梯。可是，讨论几年了仍未开工。

于是我在远离城区百里开外的郊外买了房子。一楼，进出一步到位。尤其让“知青”出身的我险些欢呼的，是有个拥有完全自主权的小院。我开始想象从花草拥簇的小院平步入室的自己……

房子要装修，上网找了一家装修公司。上市公司，笑容可掬地领我看装修材料和家具陈设。居然全是灰色。深灰、浅灰、鼠灰、银灰，简直像进了雾霾世界。样板间更灰，四壁皆灰，上下皆灰，灰桌灰椅灰橱柜，无一不灰，清一色灰，没有折衷，没有妥协。看得我心灰意冷，遂问其故。对方面带被映成灰色的笑容说如今流行日本侘寂风啊，年轻人，尤其新婚男女特喜欢这种风格。灰色洞房？侘寂婚房？我在心里画了个大大的灰色问号。对方见我满脸诧异，赶紧向我介绍何为侘，何为寂，何为侘寂。我当然不是来跟他讨论侘寂美学的，明确告诉对方：侘寂材料一概不用，一律换成原木奶黄色调。老了，迄今人生和当下心情足够侘寂了，懒得住什么侘寂风房子。

应该承认，作为一种审美概念，“侘寂”是日本提炼出来的。不过严格说来，在日本美学那里，“寂”“侘”是分开的，而由中国学者合二为一。所谓“寂”（さび），大

侘寂风与残缺美

林少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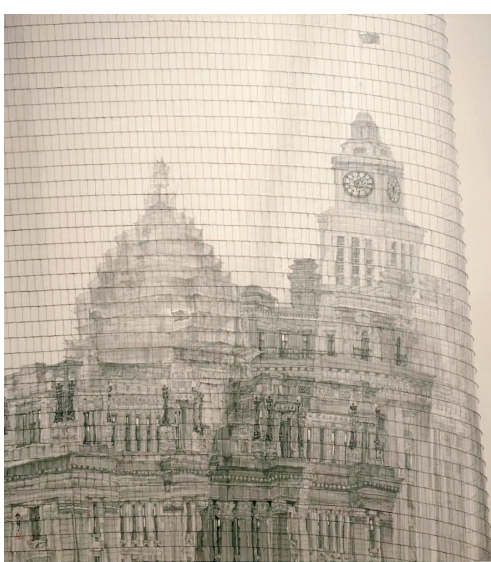
体是对寂寥、寂静、寂然、沉寂、枯寂、空寂、闲寂、孤寂、凄寂等场景、氛围、心境的认可、把玩和升华——禅寂。“侘”（わび），则主要意味着凄清、凄凉、凄冷、凄苦生活中让人心生感动的真诚，即“凄”之景物和感受的诗化。侘寂代表性物化形式，比如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石庭）、由干利休经营完成的茶道（詫び茶）。在文学领域，则主要体现在松尾芭蕉及其弟子创作的俳句（俳谐）之中。且看最典型的两首：“孤鸟啊，落在枯枝上了，秋日的黄昏。”“护花翁啊，头发白樱花白，白在一起了。”细细品味，确有侘寂况味——都是从不完美中觅出美感，都是对沧桑美、古旧美、质朴美以至残缺美的点赞和推崇。

不错，侘也好寂也好或侘寂也好，作为审美概念诚然是日本鼓捣出来的，但作为一种审美取向、美学趣味也是日本特有的吗？不。不说的，同那两首俳句相对应的，就有“枯藤老树昏鸦”（马致远），“白头黄叶两相怜”（宋祁），可谓异曲同工。直接表现“残缺美”的也不难找见：“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苏轼），“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李商

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苏轼）。与之相若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陆游），“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为春泥更护花”（龚自珍）等等，无一不对“残缺美”投以温情脉脉的欣赏眼光。试想，如果把“晓风残月”换成“晓风满月”，把“缺月挂疏桐”换成“圆月挂疏桐”，把“一道残阳”换成“一道朝阳”或“万道朝晖”，就一点儿也不好玩儿了，是吧？

在绘画领域，更是喜欢抱残守缺——宁愿画老牛破车，也不画“宝马”比亚迪；宁画竹篱茅舍，也不画高宅深院；宁画断壁残垣、断桥残雪，也不画连体别墅、立交新雪。是的，残缺美也是美。老子早就宣称“大成若缺”“大巧似拙”。其前提当然是自然。太刻意了，就不自然，不自然就不美。余秋雨断言：“没有皱纹的祖母是可怕的。”谢天谢地，老翁我是有皱纹的老翁。老黄瓜涂绿漆，装嫩？一装就不自然。

说回装修，我之所以没理睬装修公司推荐的灰色基调侘寂风，另一个原因是其不够自然。灰色果然是自然色吗？总体说来，天空是蓝的，大地是黄的，植物是绿的，其花朵虽然五颜六色，但也好像没有灰色的。我见过绿色的雏菊、黑色的蜀葵，而灰色的花从未见过。当然，审美是极其个人化的事情，装修喜欢什么颜色纯属个人自由，别人不宜说三道四。只是，装修公司是不是最好不要冠以“侘寂风”大力推销……



重塑（纸本水墨）毛冬华

10月16日，微信群里突然报告一个噩耗：翁敏华老师走了！震得我一霎儿惊，一霎儿痛，一霎儿泪！不敢信，不愿信，又不得不信……

这些天来，任我怎么努力地回忆，都想不起来我是哪一年在哪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翁敏华老师的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却无时无刻不和我在一起——清早洗漱，仿佛听到她打电话说“一起去吃早餐吧”；打开电脑，仿佛收到她关于我求助的某个问题的解疑；到夜来，更是难忘曾多次和她漫步月下或桥头、水边，谈戏谈曲谈人生。当然，更多的时候似乎是我静静地听翁老师谈，谈她的知青生涯，谈她的学术经历，谈她和我都喜欢

的昆曲和评弹，还有旗袍，谈人生的遭际和感悟……

印象最深的，是在榆林的散曲会议上，在翁老师的提议下，老师们掀起了互相用曲牌名取雅号的热潮。翁老师笑称自己最

花谢春归人不归

郭梅

喜“淡淡妆，天然样”，懒得描眉打鬓，便自号【懒画眉】，还顺便把【落梅风】【梅花引】指派给我，让我选一个。我很开心，告诉她，我上一个QQ名是【步步娇】。翁老师故意嗔怪戏谑道：“何必以后，现在改不就是了？！看你一贯大大咧咧的，哪里能【步步娇】得起来？”

还没等笑足了气的我缓过来，翁老师已经上台去给大家唱评弹《情探·梨花落》了：“梨花落，杏花开，桃花谢，春已归，花谢春归你郎不归……”我明白，她其实是在给我解围，因为大家本是起哄要我唱，而她深知我是“纯理论”派。

时隔多年，翁老师唱《梨花落》唱《牡丹亭·游园惊梦》的声音仿佛还在耳畔，幽幽的，真好听。她总说，你也应该学会拍曲子，咱们搞戏曲的，这其实是

必会必考题。可我疏懒成性，总是嘴上诺诺，却迟迟未曾付诸行动。翁老师倒也并不见怪，也从没拿我真正当学生小辈看。约饭约散步甚或在会前约一起参会，再是寻常不过。有一年在临汾参加山西师大的会，一起吃宾馆的自助早餐，记得我俩都很喜欢一种软饼。翁老师点评道，这北方就是有意思，山水脾性是硬的，做的面饼却是软的。我接过话头建议道，那不如回去写篇散文，就写这软饼，如何？——翁老师和我除了常常不约而同穿旗袍，还都喜欢写点闲散的文字。

印象里，似乎翁老师还没来得及对我的建议做出反馈，我就被老虎菜呛到了——稀粥区域的佐粥小菜不少，其中有一个的名字很有意思：老虎菜。我不知深浅，只觉得花花绿绿怪好看的，就蘸了一点点尝尝，不料被辣得眼泪直流，这才明白原来那是各种辣椒和香菜、葱等辛辣食材的混搭，名曰老虎菜，还真是如假包换名副其实形象得紧。翁老师见我狼狽，赶紧塞给我一个软饼“解辣”……

最后一次见面似乎是在内蒙古，我因为有课，提



我一个地道的北方人，可能是幼时长于乡野之间的缘故，便与生俱来地与植物相伴成趣，进而亦有感情氤氲其间，总觉得人间还是这些不会说话的植物踏实可靠一些，它们才是这个星球真正的主人。

去南方各处也不经意间留意过那些高大奇特的、北方未曾见过的植物。

一次在庐山牯岭镇的山间小广场，当中一株枝叶茂密个头粗大参天的树居中，也许所有的树干在南方阴湿的气候下都逐渐呈现灰黑的色调而泯然众树，并没有立刻引起注意。谁曾想到，随后等爬到了高处几乎可以触摸到它的枝叶时，却为发现了满树奇特的叶片而引起兴趣。那是一株树龄颇长的鹅掌楸，树叶真的如展开脚蹼的鹅掌一样，叶型奇特而怪异。后来，在别的地方又见到了大小高低不同的鹅掌楸，感觉就像遇见了故交，不再诧异只有亲切，只是再也没有庐山那么壮硕的了，心里总惦记着庐山上的那一棵。

在广州街头看见的树正开着红色花朵，以为是木棉却不是，是凤凰木。花着实好看，是被亚热带阳光雨露滋养过的艳丽的红花，红艳得让北方人觉得不真实。后来，在比广州更南的国土上真的遇见了木棉，红花已谢，枝干疏朗，树上结着怪异的大朵白色棉花显得格外醒目，像是挂在树上的云，我感觉它们是又一个自告奋勇前来报到的朋友，双手高举着一块木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答案：我才是木棉。哦，木棉虽然不是花，但棉花也可以当作花的，昆明斗南花市上就有商家售卖棉花，白色棉絮绽放的棉花，在遍地玫瑰花束的簇拥下洁白而又柔美，竟然不像是北方秋天我曾采摘过的遍地棉花。

第一次见到桂圆树是在厦门，时间已远溯到了三十多年前，他们说也叫龙眼，指的是果实，确实像暴突的龙眼。芒果也是那时见到，突然就见到了图画上才得见的植物和果实，突兀且魔幻，与北方寻常的树木与果实不搭界。当地人当时便搞了相送，拿在手里仍然不能相信与记忆中的此物重合。之后，与许多有过交集的南方果实的母树一一相见一再相见，荔枝、橘、枇杷……从此再无那种距离感，仿佛它们天然就长在身边的某个地方，包括最南端面朝大海的成林的椰树，一根吸管插进果实便有美味椰汁可以啜饮，吸完还会像个地道的本地人一样挖出椰肉食之。嗯，一切都是想象中的味道，时间与地域，树与人。

在南方遇到的树，许多并不熟悉名字和秉性，个人觉得它们是可以代表生长的那片土地的，如果要认识一个地方也得认识一下那些不会说话的树，由树及人，便是好的认识的开始，不管陌生的还是熟悉的，甚或是怪异的，都是认知的一个层次。就像某年在南方的一处园林，看到一只灰色的松鼠从一棵香樟树顶端的电线上爬到另一株槭树的顶端，像新疆高台艺人阿迪力那样轻巧。香樟与槭树是南地才有的树种，多姿姿态崎岖并不像北方乔木那般笔直，要是在这样红土地湿润环境中出现一排参天的白杨那才觉得怪异呢。松鼠亦是，同为鼠类，为何人们认为它们可爱，而对另一种常见同类人人喊打？那么，树呢，各自生长在南北的树，会因为我们的喜好与判断被刻意打上不同的标识吗？也许，我们应该从一棵树开始认识一个地方，树不会说谎，它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那么生机勃勃，充满了生命的荣耀。

前离会了，还挺遗憾不能和翁老师一起去看草原。翁老师后来说，天气不好，看草原的心愿没能达成。当然，我明白，这既是事实也是对我的安慰，因为翁老师总是那样的贴心贴意，就像巧手的她送给我手机套，我一直没舍得用，就放在书房抽屉里，不时拿出来把玩一下；翁老师，您知道吗，这几年我时常在副刊上看到您质朴乐观豁达的美文，有时恍如跟随您夜宿王季思先生的书房，有时又仿佛跟随您游览苏州的春色秋光，总觉得您已战胜病魔，下次会议就能重逢……梨花落，杏花开，桃花谢，春已归，花谢春归人不归。翁老师，总是替我解围、解惑的翁老师，何时归来？！

常识

詹政伟

对于鸟类本身而言，无所谓好坏之分，益害之分，之所以有类似的说法，是因为人类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赋予了它们特定的概念。比如啄木鸟，贮存在我们概念里的就是啄木鸟啄木，是为了保护树木，把里面的害虫捉出来，所以啄木鸟是益虫，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但常识是，啄木鸟是鴉形目啄木鸟科鸟类的总称，全世界约有210种，我国有27种。不同啄木鸟体形差别非常大，从十几厘米到四十几厘米。啄木鸟除了啄被虫蛀的树木，也会在健康的树木上啄很多的洞来

筑巢或者贮存食物，它们甚至会在木质电线杆、木栅栏、木屋里啄洞。

又比如，北美洲的吸汁啄木鸟，最喜欢吸食树木的汁液，它会利用自己的喙，在树干周围啄出一圈排列整齐的洞，便于汁液流出来，它只需要用舌头去舔食就行了。再比如，橡树啄木鸟，每年的秋天，会在树上啄出无数的小洞，每个小洞里放上一颗橡子，为过冬、繁殖和筑巢作准备。

啄木鸟和我们人类一样，它们的行为也就是为了生存下去，这是第一要务，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我从小就出生在公公（祖父）丰子恺这有着文墨书香的家庭里，自我懂事时起，我家餐桌上和闲聊谈话中，不乏是一些画家、作家及文人墨客的话题。我爸爸丰华瞻也是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的，那时我耳边常听到公公与爸爸在一起说一些文学家、翻译家和画家等人以及他们的书画和作品，虽然我并不清楚他们的今昔过往，但对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却听得非常的熟悉，久而久之，他们大名鼎鼎的名字和作品便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学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是非常知名的作家和翻译家等，我也读过他们的文学作品。他们中间有著名作家巴金、鲁迅、老舍、曹禺，书法家李叔同、马一浮和画家张大千、张乐平和徐悲鸿等。记得有一次公公与我外出路过武

康路，他说巴金就住在那儿，他便与我聊起了巴金，并说起了巴金的妻子萧珊，她是一位才女，从事翻译工作。后来我从爸爸那儿得知她当年因巴金的“问题”受到牵连，因病早逝，很可惜。

公公丰子恺与巴金

丰南颖

巴金先生是位名作家和翻译家，公公除了绘画，也从事许多写作和翻译等工作，他们有着相似和共同的爱好、兴趣和事业。彼此又都互相关心着对方。看来是巧合，上海是公公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恰巧也是巴金一生中居住时间最久的城市。

巴金先生是位名副其实的伟大作家，他喜欢公公天真而淳朴的儿童漫画和书法，也欣赏公公的其他作品与他的

为人，巴金称公公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们的心”。公公也喜爱巴金的文学作品，他曾为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书写过封面题字。他们都曾出席过全国政协会议，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俩都没能躲过历史长河中的十年浩劫，也各自经历了坎坷波折的命运，使他们失去了好好的宝贵创作时光。

巴金先生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以及电视剧《家春秋》可谓是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家》的影响最大，它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公公也不例外，他不但自己阅读了，还推荐给我看，他说书中人物描写

得十分细腻，很有生活气息，值得阅读，巴金笔下所描绘的文字及其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让人读了深入其境。这的确是本好书。

回忆往事让我浮想联翩，当年公公和巴金先生都处于自身难保的状态，如果不是因十年浩劫，他们之间的交往会更多更深，遗憾的是公公没能等到十年后那个云开雾散的一天！巴金先生在公公去世后，写下了缅怀公公《怀念丰先生》一文。现在公公和巴金先生在天国相会了，愿他们能在那儿自由地交往、绘画并创作更多的文学作品！

十日谈

怀念巴老 责编：沈琦华

追忆与巴金先生，与文化老人的难忘书缘，请看明日本栏。

